

# 我的科学生涯

南翔◆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成主任吃了几十年的文牍饭了，  
可以说是个文牍精，  
陶书记称赞他写的报告，

副市长之死

仕途结

副市长之死

仕途结  
老同学当上县长

仕途结 副市长之死 证人 情人 老同学当上县长

仕途结 副市长之死 证人 情人 老同学当上县长

仕途结 副市长之死 证人 情人 老同学当上县长

仕途结 副市长之死 证人 情人 老同学当上县长

老同学当上县长

# 我的秘书生涯

南翔◆等著 | 湖南文艺出版社

仕途结 副市长之死 证人 情人 老同学当上县长

仕途结 副市长之死 证人 情人 老同学当上县长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秘书生涯 / 南翔等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6. 3

(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)

ISBN 7-5404-3727-8

I. 我... II. 南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25393号

## 我的秘书生涯

南翔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200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2.875

字数: 311,000 印数: 1-10,000

ISBN 7-5404-3727-8

I. 2263 定价: 25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# 目 录

## 001 我的秘书生涯

南 翔

市长在回忆那个省报驻本市记者站站长名字的时候,我已经拿起手机拨号了。一个称职的秘书,最要紧的职能之一,就是在首长需要拐杖的时候,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,将手杖从右边腋下递给他……

## 054 林老板的枪

杨少衡

林奉成居然在电话里非常露骨,同时又是含意极其深刻地安排起徐启维来。他说,听说县委书记郭鹏要调走,谁接书记啊?这里不有个徐县长吗?省长一定要关心,要说话啊……

## 105 仕途结

于 卓

韩学仁撂下任书记打来的电话,眉头缩紧了,操着手在办公室里踱碎步,像是心里正有几件事搅在一起撕扯……

## 145 副市长之死

陈世旭

在双金市多数干部的印象中,陈火林务实、稳重。这种务实和稳重在一种强有力的、大刀阔斧的、开拓型作风的对照下日渐显得陈旧保守……

## 253 证 人

---

季 宇

记者们都兴奋起来。150万,这可是国内名誉权官司要求赔偿的最高价了。对新闻来说,没有比这更好的“卖点”了……

## 317 情 人

---

史生荣

县委组织部部长朱志打来电话。杨得玉和朱志联系不是太多,听出是朱志的声音,可能是对组织部长这个职位的敬畏,杨得玉情不自禁严肃了表情……

## 394 老同学当上县长

---

肖元生

成主任吃了几十年的文牍饭了,可以说是个文牍精,陶书记称赞他写的报告“像一条鲜活活蹦的鲫鱼”,所以成主任得了个外号,叫“成鲫鱼”……

## 我的秘书生涯

南翔

001

我的  
秘书  
生涯

史秘书，在忙吗？

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秘书长给我打来一个电话。秘书长说话办事向来干净利索，一如他精致的着装、铮亮的皮鞋和一丝不苟的头发。他称我秘书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有点要紧事情，不然，他会直接地称小史。

并非因为秘书长比一个秘书大得多，柳胜利才敢直呼小史的；须知那些常委、副市长们，多半从不称小史而称史秘书，我知道他们对鄙人的尊敬，实际上是对市长的尊敬。

得知我即将从一般公务员走向市长秘书岗位的前两天，我那时在师专法律系做教授的老爸就对我耳提面命道：史偶然，你知道秘书是什么吗？是助手，是跟班，是勤务，是侍从……古往今来，更难听的，我不讲你也知道！总之，绝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，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晚近十几二十年，秘书助纣为虐、为虎作伥、狐假虎威、蝇营狗苟者不知凡几，报纸电

台电视，多有反面报道。当然，其实正面的也有很多。但是，秘书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工作的不容易出彩，而容易出事。所以，你硬要去，我就送你一句古话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儿子呀，你好自为之吧。

父亲当然是被历史整怕了，尽管，以他的身世际遇，充其量只是经历了“文革”的全过程；但祖父的经历，也是他做儿子的，一步一步感受过来的。他常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一个学法律的，不去手不释卷地通览西律大部头、大陆法系、英美法系，却喜欢将《资治通鉴》之类的线装本置之座右，足见他心态已然老了。

一个常常回望历史、返顾内心的人，是不大容易激动的，而且屡屡与常人的心态相悖。这不，我要去给市长做秘书的消息一传出，手机几乎被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打爆。有三成左右的人我费劲想，或许才能想到曾经有过一两面之缘。譬如，那天有个男子和我絮絮叨叨亲热了半天，我实在觉得他陈述的事情和他的声音一样陌生，怀疑他打错了电话。我是我父亲的儿子，尽管我比较排斥父亲的谨小慎微，但他的平等待人，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。即使我怀疑人家打错了电话，依然不敢贸然收线。我不想让人说，屁股还没有坐到秘书的位置上，就狗眼看人低了。文学硕士毕业以后，我在不同的两个岗位上工作过五年，那种等级差别带来的缤纷世态与参差嘴脸，可说自照犹怜。那个男子说，大秘书不记得了吗？我叫马宏伟，前年市委举办的田径运动会，800米接力跑的时候，你们文化局和我们社保局争夺第一名，你们的一个运动员运动裤掉下来了，讲是我们的运动员在后面使劲拽了一把他的裤腰。后来我们得了第一，你们不服，结果我们两个队吵起来了，还差点打起来了。我的唾沫星子溅到你的脸上，你的拳头挥到了我的头上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不好意思哟……

我实在没时间也没心情听他叙说一件似是而非、若有若无

的陈年往事，赶紧说我还要开会，以后见面再聊。他赶紧在我收线前说，那改日我请史秘书吃饭。

在一个小小的地级市，秘书如此遭人宠，何况秘书长，又何况市长！

其实，不待老爸多叮嘱，我也会勤奋工作，好自为之的。成绩不算太差，读了大学和古代文学硕士一共七年的我，好歹也读了几本经史子集，战战兢兢虽未必，见贤思齐、趋利避害、来日方长的那分上进心，总还是有的。

秘书长说要到我办公室来，我坚持说不，要到他办公室去。他也知道市长在开一个公交系统的先进表彰会，我说处理完手头的一点活儿，十几分钟就过去。

在市政府主楼，我和秘书长就是楼上楼下之隔。我进他屋的时候，已经有个女士在那里了。见我进来，大约30左右的女士忙上前握手，说，史秘书吧？没想到市长的秘书这么年轻，我是成小梅。

她的手心黏黏的有汗，声音略显紧张。

秘书长告诉我，成小梅是三中的语文老师，平时喜欢写作投稿，发表了不少东西。

说着，成小梅已经将茶杯前的一叠报刊复印件递了上来。我之所以有今天，当然归功于上大学的写作爱好，当时校园报刊我是主笔。

成小梅的文章篇幅不大，无论诗歌散文，都是真正的豆腐块；而且，多半发在本市的《今日经济》报上。想当年，我的文章也有不少是寄到《今日经济》的副刊“翠微峰”的，约稿的老编辑姓侯，据说抗战年代才十六七岁就当了《民国日报》本地版的副主编，乱世出英雄，也出文肝墨胆，侯老就是其中之一。可惜后来时运不济，历次政治运动，都成了出头椽子，被斗得七晕八素，常年中药当茶汤饮，连他给我发的信函里都夹着一股子药味。侯老每次所寄样报，必然是一整张外加一份



剪贴，我想这种遗风流韵，是独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拨老编辑的。现在的编辑，懒得样报都不给寄，遑论剪贴！有次给《福建日报》投稿得中，“武夷山下”的女编辑也是这样，样报整张加剪贴给寄来，把我激动得以为鲁迅转世。

我以过来人的身份打量着成小梅同志的习作，有点矜持，也有点亲切。

我就说到了侯老编辑，说到像他那样的编辑，终老在一个地市级的报纸岗位，真是本市工农子弟的福气，也是他的无私且无奈的奉献。

成小梅两眼一亮说，侯老师她知道，很可惜，她投稿的时候，他已经彻底退休还是离休了，再后来，想去拜访他，他却得肺病不治。听讲他抽烟很厉害，想像也是鲁迅的个子，瘦小精神，左手翻稿子，右手总擎着一支烟。

她的如此想像令我振奋。我说，侯老的样子确实很像文豪，目光坚劲，言辞犀利。他生平出的惟一一本杂文集子《碑类集》，送了一本签名本给我，那真是字字珠玑。他跟我讲他一直在构思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，想写的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，这批人因为个性的选择，遭际各各不同。可惜天不假年，刚开了一个头侯老就撒手西归了。

我在跟成小梅闲聊的时候，秘书长在一旁接电话，不时插进话来，说我是才子，一个家里尽是书，像某个名人那样，半边床都是书。人家是美人相伴，他是宁要书不要美人。

我一急，说，谁说我不要美人，难道我不是男人吗？！

成小梅就笑，说，史秘书是红袖添香好读书。改日到你家去看书，不会给我吃闭门羹吧？

成小梅姿色平平，却善于打扮，一头乌发斜堆成一座小丘，偏又拦了一支粉红的簪子。当她微笑的时候，别有一番可爱。我说，市文联和报社搞活动，闲下来去参加，我会叫上你的。

那太好了！说话可要算数喔！成小梅拍起了巴掌。

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史秘书也忙，估计市长开会也快回办公室了。秘书长起身做送客状。

成小梅赶紧起身道，与两位一席谈，受益很多。这点作品，如果不耽误史秘书很多时间的话，希望能听到二位的批评。

秘书长说，那你就放下吧。在文学方面，我不懂，史秘书是高人。

我说，秘书长是谦虚，他也出过书的，小梅你知道吗？

我们把她送到门边。回到办公室，没待我开口，秘书长说，女教师他原来也不认识，是他一个朋友介绍的。

我问，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找你帮忙？

秘书长说，没有啊。她也只说到喜欢文学，希望有文学上的老师指点指点，所以我就想到你了。

我说，那她应该去和文联、报社的接头啊。本想说，她来找秘书长的目的不会那么简单。但不知是何人介绍给秘书长的，秘书长又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出来，不说也罢。于是就抱着成小梅的一叠豆腐块告辞出来。

未料，本周末，成小梅就来电话了，她所在的三中，有个文学社团的活动，希望我以年轻的文学前辈的身份出席。我说，这种活动我一般都不参加。她说，我已经安排了，我不介绍你秘书的身份，只介绍你文学硕士、青年作家的身份。

她这样的恭维，我当然受用。但是我还在犹豫，我说我可以介绍作协一个比我强的作家朋友给她，现在人家是作协主席。她说，作协主席全国有千百个，史偶然只有一个。你一定要来哟！你若是不来，你就得罪了一个崇拜你的文学青年。

阿哈，我说，青年不崇拜青年。

可是，你让我认识你了。我第一次请你，遭到拒绝，我就会伤心一辈子，也会记恨你一辈子的。

我感到她夸张的记恨里有一股子倔强，我答应了，并说只去看看，不能安排我讲话。

她很干脆就答应了我，说，你能讲几句话更好；但是，我不会强你所难的。

我应邀而去，才发现，那种场合，要不讲几句，自己都觉得不合适。

我其实只是准时到达，学生已经到齐了，一个可以容纳四五十人的教室，挤挤挨挨总有六七十人之多。黑板上是“春柳江文学社主题活动”十个美术字，窗棂间纵横交错着彩带和气球。我刚站定，全场已经齐刷刷地起立、鼓掌。成小梅介绍我的时候，称我是史老师，评论家、作家，惟独没有介绍我是某某的秘书，这让我觉得过誉的同时，又备觉受用。试想，这场合，如果不介绍你是秘书，那就只有介绍你是老师。但，如果你不是跟作家、评论家什么的沾点边，又何为人师呢！

或恐是因为我来，校长也在，还有一堆主任云云。唱主角的却是成小梅。

天晓得她从哪里找来了我在大学的一些作品，兴致勃勃而又激情洋溢地做了介绍，她讲完之后，学生就一起鼓掌，她甚至用不着发表“下面请史老师讲话”之类的词语，我就被掌声托起，手里适时地接过了一个红领巾递上的麦克风。我清清嗓子，讲了大学时期的生活，尤其是废寝忘食地办杂志，讲到后来在“翠微峰”上发表处女作，激动得舍不得将一张二十元钱的稿费单给邮局拿走，于是这张处女稿费单，就成了我的永久的一个文学纪念。

这时候，有个满脸稚气的胖胖的男生站起来说，史老师，处女作是第一次写的东西，还是第一次发表的东西啊？

座下就有笑声，然后是静寂。

我说，当然是第一次发表的东西，因为，任何写作都难以说第一次的，每个学生上一年级就要写看图说话，那才是第一次写文章呢。

那个男生不依不饶，还问史老师，如果女生第一次发表的

叫处女作，男生第一次发表的就叫处男作，是不是更好？

我知道现今的学生，无论大小，都喜欢上网，喜欢上网的学生，早已无甚禁忌可言，于是鼓励他说，你觉得这样为什么更好呢？

他说，我觉得这是对女性的尊重，有处女，就应该有处男相对。不管男女的作品，都说是处女作，看起来是尊重妇女，思想里却是不尊重妇女。

我说，好！英语里的开场白，常常是女士们、先生们对称。这就是对女性的尊重。

初中生有这样的思想与表达，殊为不易。跟他们相比，我们那时候的初中，说是浑浑噩噩也不过分。于是我对这位男生大肆表扬，认为有思想的学生比一味求得高分的学生，我更看重后者；俗话说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，有风华正茂的老师，何愁没有风华绝代的学生！

我的不算简短的讲话，激起一阵又一阵自发的掌声。我从掌声里找回了青春、自信和美丽。参加工作几年的文牍、顺从和一味的呼应，感觉已经与当年读大学时的锐气、睿智渐行渐远。

主题活动开始以后，有诗文朗诵，独唱，独奏，还有小品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居然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，朗诵了我七八年前发表在“翠微峰”上的散文《漫步春柳江》。我一方面想，成小梅真是一个有心计的女教师，她的这份精细真是一个预谋，将气氛纳入既定轨道；另一方面，你又不得不承认精细策划是一个人聪敏的表现，一切都那么自然、熨帖，雁过无迹而又水过留痕。

在这个充满青春稚气的主题班会上，唱主角的是学生，然而，女教师成小梅的机敏与才华却显露无疑。

我与成小梅偶一对视，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使一张太过普通的脸生动了许多。

很快的，我就知道了，成小梅的社会地位其实比我想像的更低，她只是三中的代课老师。

## 二

成小梅只是代课老师，不是她告诉我的，是我跟人聊起才知道的。

那次主题活动之后，成小梅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说要请我喝茶。我说空下来请她，喝茶、吃饭都行。

不久，在教育系统的一个会上，市长在主席台上讲话，我在座下，碰巧旁边是教育局普教处的小林。小林原来是一中的教师，前几年我们都抽在一起搞教育局的“三讲”工作组，后来他才调到局里写材料。他抱怨写材料的人太少，每年“普九”验收，材料多到不吃饭不睡觉也写不完。对他的抱怨，我当然有同病相怜之感。后来就问到不能多抽几个人上来吗？反正又不占编。他说下面的写手也不多，真有像你史秘书这样光芒四射的，早就被市长、书记选妃子一样挑走了，也留不到讲台上吃粉笔灰。

我就讲，如果不官僚，还是能发现一些人才的，只要有心。

小林问，这么说，史秘书倒是有所发现？

我就讲道，三中有个语文教师叫成小梅，发过不少东西。

小林一诧道，史秘书也认识她？

我说，本市太小。

小林狐疑地看我两眼说，成小梅也够厉害，到处拉关系，都拉到你这了，只差一步手就够到市长了！

我说，本市语文教师能兼写作的太少，女语文教师能写和喜欢写东西的尤其少。你不要往其他地方乱猜。

小林告诉我，为编制问题，成小梅也找过他，他一介闲云野鹤，哪里帮得到人家的大忙，她很快就找到教育局长那里去了。

我问，为什么没有结果？

小林反问，你是装不懂还是真不懂？这年头女人办事，一靠颜色，二靠钱囊，你倒是问，她具备什么？

在“三讲”工作组，小林是个笑话篓子，凡俗逗乐，张嘴就来，一些荤段子取譬引类，联想丰富。大都嫌过于露骨，不好缕述，我记得有一则还算文雅，大概属于炒卖而非创作：

动物园的一头母斑马误入一家农院，遇见一只母鸡。

“你是谁？”斑马问。

“我是母鸡。”母鸡答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斑马接着问。

“我在下蛋。”母鸡接着回答。

斑马走进牛棚见到一头奶牛，它与奶牛进行了同样的对话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奶牛。”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在产奶。”

奶牛旁边站着一头公牛，斑马又问公牛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公牛。”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公牛气呼呼地说：“如果你把你的睡衣脱了，我就告诉你我在干什么。”

小林天生具有表演天赋，讲笑话的时候，一本正经，比领导在台上做报告还严肃。记得他在饭桌上讲完这则动物问答，有个团市委的女部长，听得一脸茫然，待得突然悟过来，笑得岔了气，呕吐不止。小林赶紧上前抱住她说，你这样不好，你这样不好，要不，我也想当公牛了！

就因如此，后来我们都叫小林“公牛”。

小林提醒我，凭直觉，他感到成小梅是个很会曲径通幽然后再奔主题的人。

我说我只是一个小学秘书，没什么主题可让人奔。

小林笑笑说，可你是桥啊。桥和渡口，比目的更撩人，你知道不？

周末，成小梅来了电话，说要到春柳江桥头新开张的真情火锅店请我吃饭。那段时间，我老婆范春秀在师范大学读在职研究生，每年有三个月的集中上课时间。此前我在文化局做一般干部，她常为停薪请假而烦恼，自我当了市长秘书之后，她的读研形势转好，她所在的商业银行不仅同意给假，而且照常发工资，甚至承诺，将来实报实销所有学费。这种天上掉下的大馅饼，吓得范春秀同志一段时间不敢回单位见同事，甚至打算退学，说这样的优惠对她过分，对我也不好。我老婆范春秀，一听这大众化的名字就不是什么高贵出身，乃父是敲了一辈子白铁皮的钣金工，乃母是郊区的一介菜农。银行中专学校毕业的范春秀，这些年都在为祖上没读多少书扳本，一路自考完成了大专、本科的教育，现今又在读研。真正喜欢读书的人，优点是老实，缺点是太老实。所以，我后来介入高层，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官场真相，一般都不回家跟她说。行长能破例给她免费读研，她就吓得不敢见观众；再给她多讲点刺激的，我怀疑她会一头扎进精神病院。

我现在相信，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分野，未必相关出身，却一定相关性格。范春秀就是一个例子，你不能想像她能越位。跟银行职员范春秀同志结为连理，我想比在身边安插一个反贪局的官员，更能有效地对本人实行监督。

我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，跟成小梅的接触比较频繁，不仅因为妻子范春秀同志的适时缺席，更主要的，是成小梅越来越显露的无所顾忌的性格，恰当地弥补了春秀的不足。一个人的喜好，真不是平面的，而是立体的。想当初，我真是被春秀的朴实与害羞吸引住了，而不是像外人猜测，我是相中了她的职业。一个银行小职员，每天数多少钱，跟她的钱囊，

有多少相干?!

我到春柳江真情火锅店的时候，成小梅已经在梅花厅候着了。很小的一个厅，置一张能容五六人的圆桌就已经不剩多少地方了。墙上是一张西女的裸体画，与环境并不相谐。

在这里能尽收春柳江的景致。

岁暮冬寒，天阴不展已经很久。远望江边行人寥落，江水浅显，但见水藻如女人刚浴过的长发，丝丝缕缕。这个比喻，有点俗，但真实。

成小梅给我烫了杯碗，续上热茶，说，这个店刚开张，知道的人不多，你不用担心看见熟人。

我说，我为什么怕见熟人？

她灰头一笑说，这要问你呀。

我又不是跟情人幽会，我为什么要怕？

我才第三次跟她见面，就这样恣肆，事后想来，也真有点挑逗的意味了。

她说，你错，真是跟情人幽会，才不怕呢。

我不想跟她太深入，岔开了话题。问她最近读到什么好书，可以介绍一二。她的肘边有一册《世界文学》，还有一份《今日经济》，上面有她的一篇近作。我想起她的学生问起处女作、处男作的问题，立时就觉得现今的孩子，和我们那时候已有很大不同。她也觉得现在的孩子，听得多，见得多，成熟也早，很难听话的。她举了一个例子，有次她讲课，讲到行文应该有开端、发展、高潮，然后回落。一个男生就举手让老师讲讲高潮时候的做法，她起初还不以为意，后来就听座下有同学哧哧发笑；再后来见男生都大笑，女生也大笑，这才悟到那个男生在用“高潮”恶作剧。

我问，碰到这种事情，你如何处理呢？

见我饶有兴味的样子，她卖了个关子，问我该怎么处理？我说，我没当过老师，再讲，对现在的中学生也隔膜了，何况



道该怎么处理呀！

她一笑道，我既不能去汇报教务主任，也不能发性子，那样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。只是到下课的时候，叫某某同学到我办公室去一趟。你知道我叫他到办公室去说什么吗？

我说，我哪里知道呀？当其他老师面，批评也不是，表扬更不是。

那个满脸青春痘的同学来了，她拿了几本书让他看，直到下班，老师都走完了，她才跟他讲青春期中男生女生的几种生理表现，毫不遮掩地统统告诉他，并且希望听到他的意见；这会轮到男生羞怯了。尤其当她拿出一本青春期中卫生书给他看男生生殖器的剖面图，男生忸怩得不堪，根本都不敢正面看她。她说，你是不是觉得奇怪，一个调皮的男生，当同学的面，什么坏都敢使；当一个女老师的面，他就老实得像换了一个人。我甚至跟他探讨到男生的自慰问题。

仗着酒兴，我问，你总不至于教他怎么自慰吧？

怎么不行？只要他想知道。

校长如果知道一个女教师教男生怎么自慰，非开除你不可。

开除我是他的损失，不是我的损失，你知道吗？大秘书。来干一杯。

天冷，她是叫了几瓶二两装的陶土瓶白酒温在热水盅里。她一开始讲她不能喝，胆囊不好，又酒精过敏，但每饮辄尽。我已经感觉舌头打滑了，她面泛桃花，居然脱了外衣，摆出刚开阵的架势。一件沙滩色紧身毛衣沉沉地勾画出胸脯的轮廓，我伸手挡架，不知她无意还是我有心，不时触碰到她真实的柔软。她说，你总干不过我吧？

我说，我真是干不过你的。

你不放开来，怎知就干不过我？

我说我已经放开了，才知干不过你。

她就莺莺燕燕道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没有尝过葡萄，就